

诗路放歌

荥阳的诗意山水

◆赵洪亮

中原。荥阳。江山静美
鸟鸣啄开天空的蓝，辽阔一种觉醒

三月，温度正好
雪藏数月的田野，草根，青枝，从原始处萌动
一卷失真的底色，被春风译出鹅黄嫩绿

三千缕清风
吹醒九百零八平方公里沃土
吹醒河阴石榴树身体里的信仰与火热

二

千年的风，从诗经起身
古老与现代犹如一段春光
被时间切成两截，一半泛黄在册页，一半从厚重的土地长出新绿

三

铁路，国道，航空
一座立体交通网络覆盖的城
紧跟随来自省城的带动，正融合在一起腾飞

豫龙镇，槐西村
这个名不见经传村子成为中原大地
一个越来越靓丽的标注

绕城高速，南水北调
西气东输，这些与现代密不可分的名词
在荥阳交会贯通
“三横三纵”的公路骨架
足以支撑一个金牌县的未来

四

村落之间。闯入，或者说有缘
宝盖草，紫莹，这里是碎花的江湖
白蝴蝶指给我看
酸模草纷纷举起肥美的叶片答谢三月

几只鹤
我听不懂鹤语，一直在我身后摇摆着
像村民悠闲的慢生活

五

檀山。墓冢，或李商隐
磨白的土路
时间被风吹来一缕缕青草初恋的味道
像极了诗人“无题”里的爱情诗
情挚缠绵，千古绝唱

诗意田野
仰慕与刘禹锡遥遥相望
借一段风的翅膀，穿越那个璀璨的王朝

此刻，折叠在时光里的人间唏嘘
饱满打情，我借一盏温好的美酒抱拳作揖
当醉意已经与我相熟，一代诗宗
还望你们点化我
愚钝的额头

六

在荥阳，我需要重新界定观念
古老厚重的山水
泥土里的陈年往事
破土新绿，这些柴米油盐以外的人间烟火
让我这个慕名而来的过客心生敬畏

我模仿风，骑上单车
弯曲不一的线路，仿若平仄舒缓的小令
而每一次给心情续上茶水
都会品出荥阳愉快的风水

灯下漫笔

殇玉佩

◆吴文玺

曾经为玉伤神。
一度仰慕南梁沈约“珩佩流响，纓绂有容；袞衣前迈，列辟云从”那样声相俱雅的队伍；形状像磬一样的玉佩在腰间叮咚作响，冠带和印绶更是让那些显贵们雍容肃穆。据说沈约左眼重瞳孔，腰间紫色痣，木书上说此乃聪明过顶之相，亦乃谦谦君子之相，所以他的文章独霸南梁风头无两。自从沈约领了珩佩流响的时尚之后，玉佩便定格成为潮人达人的标配。《西京杂记》写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旧唐书》写玄宗贞顺皇后：法度在己，靡资珩佩。明代钱谦益写夫人陆氏：赠安人陆氏，乃尚宝司少卿袁可立之前母，行应畿图，动循珩佩。那形象，那气质，那场面，实在了得。

文人们比不得权贵，只能在精神上找慰藉。《长物志》说，玉佩“于身为长物，于世为闲事，君子如珩，羽衣昱耀。”挂不挂玉佩无所谓，品行只要像玉佩一样端庄，把平常日子过得静好仁和温文尔雅就很君子。

君子，是文人孜孜追求的终极形象，也是文人为人处事的标尺。何以

为君子？且看君子相。圣人：“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君子的内核。《礼记》：“古代君子，必佩玉。”这是君子的外挂。《诗经》：“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要内外兼修。老夫子规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外挂必须一直挂着，这是做君子的底线，若无故，决不可关机。直到晚清，即便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也要在帽子上缀一块玉做的帽正或是在烟荷包上提溜一块玉做的挂件，那意思无非说，咱家嘛，呵呵，也不是浅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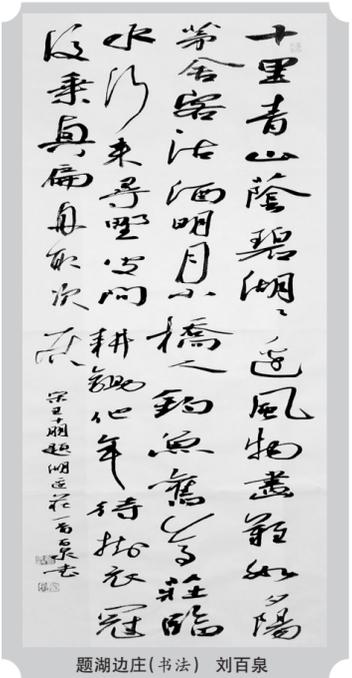
诚如斯玉，国之器也。
《礼记》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璆玫。事若农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妇人佩其钿缕。农夫和匠人，腋下要夹着自己作业的工具，妇人，只能佩钿缕。佩，像极了紧箍咒。佩以外，玉还可以吃。神农氏遍尝百草写《本草经》，顺路蹭了不少玉：“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味道甜甜的，性情平平的，还没有毒。好极了！到了李时珍，玉已经是长生不老药了：“玄真者，玉之别名也。

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其命不极。”李老可不是让你拿一整块玉往肚里塞的，有讲究：“玉屑是以玉石为屑，屑如麻豆，服之。”是要弄碎的，麻豆那么大，功效多了去了：除脾胃湿热，定喘息烦满，止渴，去燥，润心肺，助声喉，荣毛发，养五脏。光吃玉石是不精进的，要配伍：宜共金银、麦门冬等同煎服，有益。每天坚持吃几勺玉石末末拌金银末末加麦门冬之属，可以颐养天年。

然而玉石何来耶？有唐代诗人韦应物《采玉行》为证：“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悯粮还，哀哀舍南哭。”兰溪，蓝田县的一条河，河里有青玉白玉缠丝玉，黄玉墨玉芙蓉玉，甚至还可能藏着另外一块和氏璧。那就跳河里去挖吧，不停地挖，深深地挖，满河挖，三伏酷暑，数九隆冬，除了挖，玉们暨们不会自己来。蓝田县，在帝都长安东南60里秦岭北麓，自商周以来，一直是国有顶级玉矿。天子脚下的兰溪都这样了，那么，遥远如颍风、和田、东海、岫岩，又有多少玉工倒在玉石上？

玉是拿命换来的，每块玉都流着采玉人的血！苏东坡大学士在《定风波》中写道：“堪羨人闲琢玉郎，天教赐与点酥娘……此心安处是吾乡。”俚语：“嫁人不嫁琢玉郎。”采玉苦，琢玉也一样是苦逼的事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玉的日常，并不像《淇奥》那样有诗意。一张水凳，一捧解玉砂，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个弓腰曲背的身影，一双皴裂的赤脚驱动铁砧，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琢磨出一件龙颜喜悦的器物来。苏老先生如果真明白，还会堪羨吗？还能心安吗？

文人们很多时候都活在意识的高处，常常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得到的影像自然是缥缈在苍穹的空灵；权贵们大多时候都活在意识的洼地，却也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看见的肯定是游走于红尘的江山美人斗鸡走马弄权装鬼和吃穿用度。看见采玉人的血泪，需要睁开三只眼睛。圣人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玉不知；采玉采玉须水碧，圣人也不知。世上的事物，用第三只眼睛看，左边是天堂，右边是地狱。
玉佩，不佩也罢。



微型小说

蒸菜的味道

◆石广田

春天又到了，杨义山非常想吃蒸菜。他到菜市场买来了面条棵，可妻子杨萍死活不让他吃，说现在这些野菜根本不是野菜，都是农村人自己种的，农药、化肥没少施。

一个清晨，五点多钟杨义山被一场梦惊醒。他伸手推醒妻子杨萍：萍萍，昨天下午接到老大家哥的电话，今天又有老人过周年，要我过去……

杨义山还没说完，就被杨萍不耐烦地打断了：要去你自己去，我是不去！你老家那些破规矩，磕头，穿孝，哭丧，难受得很。再说，我俩一起去，谁照顾我爸妈？

说完，杨萍腾地用被子蒙住头，继续睡觉。杨萍总是这样看不起杨义山老家的规矩，还有老家的人，春节也不跟着他回去拜年。杨义山默默地起床穿衣服，去卫生间洗漱。

车子出城开上高速公路，杨义山轻松了许多。望着路两旁向后飞驰的返青的麦田，他的思绪又被拽回到童年：每天下午放学，他就和小伙伴儿去麦田里挖野菜，回家让妈妈做蒸菜吃，都是吃到肚子发撑才罢休。

车开进村时还不到九点，杨义山径直开到三婶家门口：三婶，我是义山啊！义山啊，你咋来了？三婶笑着从屋里迎出来，还没吃饭吧？正好蒸的蒸菜，你最好吃了。

杨义山进屋在桌子旁坐下，也不客气，把一大盆蒸菜端到面前，举起筷子就往嘴里扒拉：真好吃，跟俺妈做的味儿一模一样！

那可不是，咱一大家子在一块儿过了十多年，分家那会儿你都七八岁了。俺做的手艺，都是跟你妈学的，味儿肯定一个样儿。三婶亲昵地叮着杨义山：慢慢吃，别噎着，先喝口汤。

杨义山也不答话，一个劲儿吃蒸菜。说起你妈，二嫂她命不好，你爸早就没了。供你上学，她可没少作难，可你妈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她跟我说过好多回，要是你有你爸，咋说也得在城里给你买套房。三婶顿了顿，你慢点儿吃！嗯，要是你在城里有房，你妈才不会一直住老家呢，是不是？

杨义山还是一个劲儿吃蒸菜。唉，你妈也觉得你可怜，娶了个城里媳妇儿，像倒插门，不当家。三婶向屋外看了看，你妈说，你让她去城里住，她不去。两家老人住一块儿，不方便。

一大盆蒸菜吃完了，杨义山盯着光光的盆底儿，舍不得放下。

对了，义山，不年不节的，你今儿来老家干啥呢？三婶问，今儿阴历二月初六，该不是……

杨义山仍端着盆子：是！三婶，是！咋黑儿俺妈给俺托梦了，她说她十年没见俺，想俺了。三婶惊奇得合不拢嘴，她看见杨义山的眼泪从脸上一点一滴滑下来，砸在盆底上噼里啪啦乱响，像二嫂出殡时鞭炮的爆炸声……



快乐的大学生活(国画) 袁汝波

在农村，若是哪家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还没有对象，不管是媒婆还是其他热心人，都会说上一句类似的话“给姐找个婆子吧”；瞅着长大的女儿，姑娘的爹妈也会央求第三者：“您给留点心，给俺闺女找个婆子。”“婆子”即“婆婆”的俗称，找女婿不叫找女婿，为啥叫“找婆子”呢？

我曾问过农村一位长辈。他说，若是婆婆的人好，她的孩子也不会差到哪儿。我恍然大悟。“人好”指的是人品、素养等。若是婆婆“人好”，她教出来的孩子自然也是棒棒哒。所以在农村给女孩子找对象，先看婆婆的人品，当然也包括公公的人品。若是父母的人品好，女家长会说，不用看儿子，这事儿能成。话是这样说，最后还得让女儿相相的。总之，“婆子”的“人好”，算是过了第一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过来人，婚姻的第一关若过了，接下来就好办多了。过去，农村好多娃娃娃，甚至指腹为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相中了孩子的父母，看中孩子的“婆子”。

据说上海有家小学招收小学生，第一条就是看父母，若是肥胖者，拒收他们的孩子。校方是这样

解释的，父母肥胖，证明他们的自律性差；他们的自律性差，教出的孩子也不咋样。虽然有点偏激，仔细想一想，不无道理。孟母三迁，潜台词是说邻居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何况父母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特别是母亲，她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俗语“一代好媳妇，三代好儿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自古至今，那些成功人士，都有一位好母亲，都是受母亲的影响。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大家，被誉为“亚圣”。他的母亲除了刚才提到的“孟母三迁”还有“断机杼”的故事。她教育孟子，学业若半途而废，就如织到一半的布匹，是不能用的。从此孟子发奋读书，终成一代旷世学儒。

人生讲义

找婆子

◆侯发山

大地是无私的，慷慨的，不管人第一声啼哭的音质、音色是怎样的，都坦然接受。突出第一声的人，第一眼面对的仍然是大地，他或她还不可能理解大地蕴含的深沉，却会下意识又不经意地发出微笑，从而达到人和大地的对接与融合。

日月星辰，云雾雷电，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月，冬天的雪，各具形态，多姿多彩，不逝昼夜，随日月轮回，一年四季，都把大地装点得美妙绝伦，使人的群落，动物的世界，乃至林木花草，都在大地上经风沐雨，分享荣

光，显露峥嵘。大地既具形体，又有灵魂，是个硕大无朋的摇篮。大地有物语，物语把人的思绪引向高邈。

大地和人都具灵性，不管遭遇怎样的劫难，大地风采依旧，人的爱恨情仇依然，大伤大悲后，隐去深藏内心的块垒，重新站上生活舞台，以新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展示自己的风流。《大地物语》是作家卞卡的第九本作品集，数年前文心出版社曾出版卞卡的散文随笔集《大地风流》，该书和《大地风流》一样，所收作品记录的都是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和人的活动。

怨，而是安慰儿子说：“你为正义被贬职，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了贫寒的生活，你只要思想上没有负担，精神不衰，我就高兴。”

陶侃是东晋一代名将，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很有建树。他也是早年丧父，母亲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陶侃在浙江海阳做县吏时，一位下属送了一坛腌鱼给他，他马上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便嘱托乡人带给母亲。谁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腌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下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后人赞誉：“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有母如此，儿子焉能不伟大？！此话不谬也。做父母的就是孩子的镜子，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是孩子终身的老师。父母的所作所为，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儿女的一生。因此，当父母的不要总是要求儿女如何如何，首先要看看你自己做到了没有。

连载



不方便，而且都需要更高的成本。
宋书恩与焦楚扬的交往，是因为书。焦楚扬是马前村的，他爷爷是个老学究，教过私塾，他爹也知书识礼，家里存了很多书。焦楚扬不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还能背诵很多古诗词与文言文。宋书恩从焦楚扬这里，读到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并与文学结了缘。

马平川跟宋书恩是同村同班同学，话不多，却心里做事。他与宋书恩的友谊，应该算是臭味相投。邢梁家的经济条件在全村能排在前十，当然不存在吃不饱的

问题。而宋书恩家里，几乎每个人都吃不饱。在童年与中学时代，宋书恩最突出的记忆就是饥饿，那时候，他特别渴望粮食，玉米面与红薯干面两掺的窝头能敞开吃，对他一家来说就是奢望。往往，在宋书恩非常渴望一块窝头的时候，邢梁就会给他递到手里一块。有时候还会出其不意地给他一小块馒头或是白面玉米面两掺馍，甚至是一个炸面坨。这对于食物极度匮乏的宋书恩来说，每次的食物都会让他记忆深刻。

宋书恩睁开眼，发现已经是下午。他猛然想起自己在火车上。走到哪里了？他有些茫然。四下一看，对面、邻座都换了人。他一问，才知道省城已过去100多公里。上车前，他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个面包，上车不大会儿就昏昏过去。焦恩加上夜里没睡稳，在热闹的火车上他睡得死一样安顿。

列车停在一个小站，宋书恩匆忙下车，准备再乘车返回。他有点懊恼，恨自己操心不够，又惹出这样的麻烦。

这是中北省沙源县一个名叫灵安的小镇，铁路顺着小镇的东侧向南北延伸，一条小河从站台的南边流过，河边有郁郁葱葱的垂柳。宋书恩坐在小河边的一块石墩上，等着从南返回的列车。可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等到能坐的车。临近傍晚，他有些饿了，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所剩的八块钱，准备买点什么东西充充肚子。这一摸，他惊呆了——他的那八块钱，没了！他惊慌地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还是没有。他的眼泪再一次涌出。在这远离家乡的陌生之地，身无分文，这可咋办啊？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汗水浸湿了他的衬衫。刚刚经历了一场对他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又面临如此的困境，一个不曾涉足社会的中学生，真有点不知所措。

街上出了车站，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饥肠辘辘，脚步沉重得灌了铅一样。此时，他才真正体味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古训，惆怅似浪潮一样冲击着他的心扉。

宋书恩看着大爷递过来的酒碗，犹豫地看看爹，说：“我还是个学生，就不喝了吧大爷？”

宋恒四豪爽地把手一挥，说：“书恩，喝，今儿是个特例。”

宋书恩矜持地接过酒碗，小心地喝了一口，辛辣与刺激同时充满了他的口腔，他摇摇头，说：“这酒真辣。”

宋结实说：“吃香的喝辣的，这辣的说的就是酒，会喝了这酒就是香的，那个美，得会品。”

二大爷说：“书恩，以后发达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大爷去找你，可得叫喝酒啊，可不能不认老家的人。”

宋书恩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说：“才上高中，今后不知道啥样呢，要是有那一天，保准酒管饱。”

酒席到最后，几乎成了一个募捐会：宋结实带头拿出十块钱（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字），说：“书恩上高中学费得好几十，恒四也不宽裕，咱都帮一把，多少出一点。”

宋恒元没吭声去家里拿回来五块钱放在桌上，说：“人家想

上还不成哩，咱书恩上了，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叫他交上学费。”

其他的叔叔大爷也都悄悄地回家拿了钱，嫡亲的拿五块，本家的有拿五块的，有拿三块两块的。

宋恒四含着泪说：“本来我准备买点粮食给书恩凑学费，这下不用愁了。”

他又对宋书恩说：“书恩，你爷爷，你大爷叔叔，都给你出了钱，以后这恩你得报啊。”

宋书恩眼里一热，泪水夺眶而出，他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喝得有点激动的宋书魁抱着宋书恩的肩膀说：“三弟，你争气，你大爷学习不办鸟事，这辈子是没啥出息了，咱家就靠你了，无论如何你都得上大学，将来混个一官半职，也让咱弟兄几个沾沾光。学费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跟咱爹做再大的难都要把你供到上大学。”

那一晚，成为他心头的一块石头，有时候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成为他在高中阶段大脑中经常闪现的画面。

在众多的同学中，宋书恩的穿着打扮总是很破旧，明显不入流，但还算干净整洁。家里还很有钱——这个只有五个男人组成的家庭，在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

第一年，仍然没有解决全年吃馒头的问题（在学校的食堂，他吃得最多的还是玉米面窝头），更不用说摆脱贫困。当然，他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寒酸与贫穷。只是，他绝不敢像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同学一样，隔三差五地到学校外边的营业食堂吃一顿肉丝面或者肉

3
1980年秋后，大哥宋书魁经一个本家姑姑介绍，去煤矿做了个下煤窑的临时工（那时候农村户口只能临时工）。宋书恩知道了大哥去下煤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除了拼命学习，没有更好的报答方法。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家族学习。

宋书恩回家的次数很少，三十多公里的路坐公共汽车来回要花一块多钱，这是他两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菜钱，他是万万舍不

得的。骑自行车也很不方便，那时候一个村里就没几辆自行车。这期间，宋书恩在本班还没有一个能相互沟通的同学，烦恼的时候，他就给在三高的焦楚扬和在长青高中的马平川与邢梁写信。写信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通信方式，打电话和发电报不光